

19

绘宏图 西安虚位以待
一偶顾 洛阳如梦初醒

19

鬼子来抓战俘



徐晓帆 著

玉明 绘图

南无拳传奇

且说刘成庄勇夺北京武林会特等奖返回海南,凳子还没暖热,陕西方面便盛情相邀。原来,陕西商洛刚刚举办一次武术大赛,产生了6个单项冠军。这些冠军都是国内称霸一方的英雄豪杰,主办方听说刘成庄刚在北京大出风头,便邀他前来,说是“以武会友,联络感情”。

商洛是中国武术之乡,当地群众喜爱武术几近狂热。政府因势利导,每年都组织全国性的武术赛事,大大提高了商洛的知名度。刘成庄来到商洛,与6名冠军一一过招,保持不败战绩。

主办方又举办武术研讨会,陕西省文化界、体育界、武术界、宗教界专家名流隆重登场,其中包括著名作家贾平凹,就是那个写《废都》以空格代替细节描写,给人以更多想象空间的人物。贾平凹与刘成庄合影,发言时对南无拳格外青睐。也怪,武术研讨会不研讨别的,几乎人人讨论南无拳,倒是南无拳专题研讨会。这是怎么回事儿?刘成庄如坠五里雾中。

西安方面又请刘成庄到西安市游览。在著名道观明圣宫,有100位道士做大型道场,场面庄严肃穆;道长风度翩翩。至此,西安方面才亮出底牌:他们欲在此处投资重建大庙,创办中国道教文化产业园,请刘成庄当住持。至于待遇嘛,职务连提三级,工资丰厚,技术入股。

刘成庄对此一时没有思想准备,未置可否。西安方面又说,如果明圣宫不行,可另择道观。他们说,终南山楼观台号称“天下第一福地”,有老子说经台、尹喜观星楼、秦始皇清庙等,为道教胜地,这是一处;另一处户县重阳宫是道教

全真派祖庭。遥想当年,王重阳在户县“甘河遇仙”,愤然弃官入道,深挖洞,烧草庵,收“七真”,终创全真道。如今想想,这南无拳的祖师是谭长真,而谭长真的师父是王重阳,这南无拳归根结底源于王重阳啊!

西安历史文化厚重,与洛阳一起构成中国帝都的“双子星座”。西安人才荟萃,在中国各地还在靠老祖宗留下的名胜古迹吃旅游饭时,当地就投资13亿元兴建了大唐芙蓉园,把文化产业搞得红红火火。他们听说南无拳重出江湖,就开始策划中国道教文化产业园。这次,他们先以武术高手一试南无拳成色,再以专家学者论证认可,后邀其传人亲自实地考察,可谓费尽心机,步步缜密,万事俱备,只差点头。

刘成庄早被西安方面的真诚所感动,他并不指望靠南无拳升官发财,却指望有人出手,振兴中国道教文化,振兴道家南无拳。他与西安方面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。

再说2008年10月的一天,中央电视台十套播出了《铁拳侠义》,洛阳市老城区邙山镇镇长郭玉瑞胡乱调台,恰巧看到。“咦,这不是说咱邙山吗?咱邙山还有如此神人?”他万分惊奇,当即向老城区区委书记翟应征汇报。

翟应征不信,郭玉瑞拿出一个U盘:“不信你自己看!”他已从网上下载了此片。翟应征负责洛阳上清宫的开发,已与多家策划公司洽谈,但苦于没能体现出中国道教文化的魂魄。“南无拳不正是其魂魄吗?”翟应征十分兴奋,遥望南天,夜不能寐。

晚饭前,16个女生搬到地下仓库,3个军人调换到圣经工场去宿营。

女孩们挤在一起睡着了。不知几点钟,她们听见帘子那边的女人们骚动起来,说是有人在门外按铃。

英格曼神甫打开了大门上的窥探小窗,汽车大灯的白光从门缝照进来。“请问有何贵干?”英格曼用英语问道。“开门!”一个声音说,是汉语。几支步枪的枪托砸在门上,有人嚷道:“大日本皇军有准确情报,这个教堂窝藏了中国军人!”

英格曼神甫听到身后传来响动,一扭头见几个持枪的身影从教堂后院过来了,便低声说:“他们已经进来了!我们作最坏的打算吧!”

门打开了,20多个日本兵冲向教堂。英格曼神甫小跑着跟在他们后面:“这里绝对没有中国士兵!请你们立刻出去!”

工场里的3个中国军人中,有两个已做好了战斗准备。戴涛蹲在一张桌子后面,桌子靠近门,他拿着一把刨煤用的镐头。“这里绝对没有中国军人!”英格曼神甫的话震醒了他。

“老李,放下家伙。”戴涛压低声音说道。“不是要拼吗?”李全有不解。“不能拼,一拼就证明我们是神甫收留的军人了。日本人会把教堂搜个底朝天,学生和女人怎么办?”

“那现在咋办?”“脱衣服睡觉,装老百姓。”

李全有扔下榔头,正要往桌子拼成的床铺上摸索,门被撞开了,同时进来一道闪电般耀眼的手电光。

李全有几乎要抬起脚边的榔头。“他们是教徒,家被烧了,来投奔我们的。”英格曼神甫镇定地说。“出来!”汉奸吼道。

戴涛慢慢起身,似乎是因睡眠被打搅而不太高兴。他披上法比的旧西装,李全有穿的是陈乔治的旧棉袍。

“那个是谁?”手电筒指向躺着的王浦生。“我外甥。”李全有说,“孩子病得可重了,发了几天高烧……”

两个日本兵冲过去,把王浦生从被窝里拖了出来,拖向院子。

“他还是个小孩子,又病得那么重!”英格曼神甫上来求情,“看在上帝的份儿上,放下他!”

一个少佐走上来,踢踢王浦生,说了一句话。翻译说:“他是被刺刀扎伤的。”

英格曼说:“是的。”“在哪里扎的?”“在他家里。”“不对,在刑场上,他是从刑场上被救下来的中国战俘。”

“哦,你们对中国战俘行刑了?”英格曼神甫问,“原谅我的无知,原来日军把自己当做《日内瓦战俘法规



严歌苓 著

的例外。”少佐被英格曼的话噎了几秒钟,对翻译说了一句话。

“少佐先生说,现在你对你借教堂之地庇护中国军人,没什么话可说了吧?”“他们怎么可能是军人呢?”英格曼指着戴涛和李全有。

这时,一个日本士兵推着一个40多岁的中国男人走过来。翻译说:“这个埋尸队队员说,有两个没被打死的中国战俘被送到这里来了。”他转向那人,“你能认出他们吗?”

埋尸队队员说:“能认出来!”他一抬头就指着戴涛,“他是一个!”

英格曼立刻知道这人根本不认识或记不清当时被营救的人的模样。

两个日本兵扑向戴涛,戴涛从容地任他们把他双臂绑到身后。

英格曼神甫对埋尸队队员说:“你在撒谎,这是你第一次见这位先生。”少佐通过翻译对埋尸队队员说:“你认清了吗?”

法比·阿多那多用扬州话大声说:“他认清个鬼呀!他是为了保自己的命,是在胡说!”

少佐叫那两个士兵把戴涛押走,英格曼神甫再次上去,但少佐一个耳光打过来,把他打得趔趄了一下。

“认错人了!”李全有此刻说,他拖着伤腿,拄着木拐,尽量想站得挺拔些。他对埋尸队队员说:“你看看我是不是你搭救的那个人?”

“我没有搭救!是他们搭救的!”埋尸队队员慌忙为自己开脱。

“你不是说认识那俩人吗?怎么没认出你爷来呀?”李全有用拇指指向自己的鼻子。

“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!”英格曼神甫说,他觉得又一记耳光打过来了,耳朵嗡嗡地响起来。

一群特殊女人的蜕变

副刊

电话:65233688



洛阳社区 洛阳人的网上家园

广纳言论、开放包容的大型网络互动交流平台
注册人数超过30万 日均页面点击量超过6万

BBS.LYD.COM.CN

